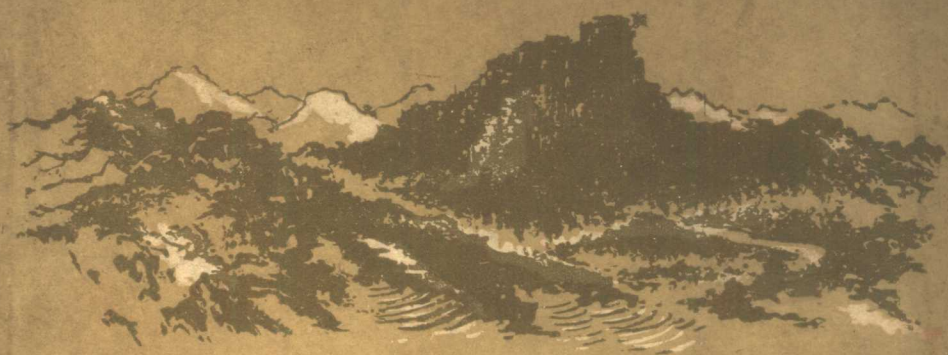




沂蒙山的故事

知

俠 著

沂蒙山的故事

知 俠 著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一 年 · 济 南

沂蒙山的故事

知 俠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8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3138

开本 850×1188毫米 1/32·印张 5 1/4·插页 4·字数 106,000

1961年8月第1版 196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50

统一书号: T 10099·857

定 价: (6) 1.50 元
1.00

內 容 提 要

这部中篇小說，描写了沂蒙山区在战争中的一些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故事中，有在敌人“鉄壁合围”的艰險环境中坚持反“扫蕩”的战士；有在极度危急的情况下支援军队、救护伤员、掩护革命干部的群众；有在敌人的刺刀下，机智勇敢、壮烈牺牲的党委書記；有在敌人星罗棋布的据点之間，帶領军队胜利突围的民兵。通过这些人物，我們可以看到：英雄的沂蒙山区人民，在那炮火連天的战争的日子里，在那艰苦的对敌斗争中，所充分表现的坚貞不屈、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可以看到：他們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設中的巨大热情，和新的幸福生活。

目 录

一 东岭上.....	1
二 风雪之夜.....	6
三 路 遇.....	25
四 张大娘家里.....	34
五 山西人.....	40
六 解 救.....	55
七 誕生地.....	68
八 赤石崗.....	91
九 向 导.....	119
十 一碗鷄湯.....	144
十一 尾声.....	160

河里的魚兒啊
沒有水就沒有家

——摘自沂蒙山民歌

一 东 岭 上

这年夏天，我来到久别的沂水。

当我一登上紧靠城关的东岭，向西了望，隔着滚滚奔騰、閃爍着金色阳光的沂河，看到朵朵白云下，沂蒙山起伏的山巒和奇巍的群峯时，我整个身心都在兴奋和激蕩。象走遍天涯，到处征战的归来的战士，突然望到自己經常梦想的心爱的故土，眼前的一草一木都能触动自己情感的沸騰，我的心激动得砰砰的跳起来。

古老的沂蒙山啊！离开你已經十多年了。在过去艰苦的战斗年月，在党的领导下，我們投进你的怀抱，和这里的人民一道，为了开辟和巩固这块根据地而坚持斗争。当时革命的力量还比較幼小，人数不多，武器不全，我們要和敌、伪、頑各方面的强大敌人，进行着艰苦卓絕的战斗。敌人为了要摧毁这个抗日时期山东革命的搖籃，曾对这个山区反复“清剿”、“扫蕩”，

实行着残酷的“铁壁合围”和“三光”（烧光、杀光和抢光）政策。最艰苦的年头，要算1941年的敌人冬季大“扫荡”了。那时候，这里所有的山谷都响着枪声，所有的山村都有着熊熊的火光，在多少山坡上，洒着战士和人民的鲜血。

巍峨的沂蒙山啊！你是知道革命战士是怎样的坚贞不屈，前仆后继的坚持战斗的；这里的人民是怎样的以崇高的阶级友爱和自我牺牲精神救护革命同志、怎样的以果敢的战斗行动配合自己的部队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愤怒的敌人把村庄烧光了，他们又盖起来；再一次“扫荡”，又烧掉了，再盖起来。就这样一次次烧光，一次次又盖起来，有的村庄反复的被烧过六七次，可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还是坚决的和敌人战斗。山区的人民就是这样在战火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是的，我们革命战士在这里忍受了难言的艰苦和困难，可是我们也和山区的人民一道，终于把疯狂的敌人在这里消灭。抗日与解放战争期间，这里就有着著名的葛庄战役，孟良崮战役和莱芜战役。我们的部队在山区人民的配合和支持下，把成千上万，甚至十几万的鬼子和蒋匪帮埋葬在这里。

随着革命斗争的胜利和发展，我们向四处打过去了。我们离开了心爱的沂蒙山，投入解放全国的战斗了。我们虽然离开了你——沂蒙山，可是你雄伟的山影却常在我们脑际浮动。我们没有忘记在那艰苦的年月里，你对我们的哺乳，我们常想着山区人民对我们海洋深的恩情，和最无畏的支持。想到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我们和山区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对残酷的敌人展开反复搏斗的动人场面。当我们一想到这些情景

时，我們就鼓起了更大的勇气，加快了前进的步伐，手中的武器握得更紧，更勇猛的扑向敌人，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就是在全国解放以后的和平建設时期，你挺秀的峯巒，也常在我們脑子里出現啊！我們也常常談到你，因为在艰苦斗争中結成的情誼，是最珍貴而难忘的。当然，有些同志在解放全国的新的战斗中牺牲了，但是我們活下来的同志，又是多么怀念着这里的人民，想再来瞻望一下你巍峨的山影啊！可是由于革命工作忙，路途远，一时达不到愿望，只能从心的深处向你致意，在想象里重温你的亲切面貌。

党中央和毛主席早料到这一点了。全国解放后，毛主席派出了老区訪問团，来到了沂蒙山区。这表明了党和毛主席对老根据地人民的热情关怀，这也表达了多少曾經战斗在这里的党的儿女对沂蒙山区的深厚情誼啊！

現在我有机会又重返到久別而渴望会見的沂蒙山了。我怎不激动得心砰砰的跳动呢？当我用由于过度兴奋而有点湿润的眼睛，再一次眺望着沂蒙山的山巒时，我才感觉到古老的沂蒙山已經变得更年青，更美丽了。它一向光秃的山上已披上了新装，上边长滿了葱綠的馬尾松，和成行的果树。往日里山沟里是缺水的，而現在的群山之間，大大小小的水庫，象鏡子一样閃着金光。就拿我脚下的这个东岭來說，也确实远非昔比了。

这东岭在旧社会里，是个乱葬崗，平时杂草萋萋，荒塚累累，野狗日夜在这里奔逐。战争年代，鬼子在这山岭頂上修起了碉堡，成为敌人盘据的据点，从此群众就叫这个岭为“伤心岭”；因为敌人常把革命同志和从山区根据地抓来的革命群众，

在这里杀害。每当人们听到黑暗的夜晚传来凄厉的枪声和革命同志就义前雄壮的口号声时，人们就在夜色里，望着这个东岭伤心的落下泪来。1944年，我们的部队来到了，在这小岭上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后把敌人全部消灭，解放了沂水县城，平毁了岭顶上的碉堡。为了生产救灾，战士们就在这刚埋葬过敌人的岭上，开荒种地。全国解放后的一个春天，为了绿化这个小山岭。党政军民齐动手种上各种果树，看！现在在我身周围，是一眼看不透的苹果林。绿色的果树整个的把小岭遮盖起来。苹果树已有碗口粗了，繁茂的枝叶已扩展有半间屋那样的空间，翠绿的枝叶间，硕大的果实累累，成堆、成串，拳头大的苹果，青嫩的表皮上蒙有一层白霜，果子结得不但肥大，而且稠密，稠密得使人担心枝条是否能支撑住。大概农场已预料到这个问题，每棵树干上绑了一条大杉木杆，杉木杆上拴有很多草绳子，用绳子把负担过重的果枝吊起来，以减轻枝条的负荷。纵然这样，我还是看到一根果枝被压折了，苹果跌落得满地都是。

这是个多么美、又多么好的果园啊！通向果林间的小道两旁，有成簇的各式各样的鲜花。蝴蝶在花上飞舞，鸟儿在果枝上歌唱，空气间飘荡着浓郁的花香和甜蜜蜜的水果的香味。这时，从岭下边机关托儿所传来孩子们欢快的歌声，歌声在果树上空缭绕。果林间的小道上有一对对青年男女，不时发出幸福的欢笑。小岭周围的景色太迷人了，听说现在人们给东岭起了个新名字：叫“幸福岭”，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沂蒙山的确变年青了。这个小山岭是它的支脉，从小岭的

情景来看，它有着多么显著的变化啊！是的，过去的沂蒙山充满苦难，山区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了摆脱这种苦难的命运，他们和敌人进行着艰苦斗争。在这洒满鲜血的地方，是应该建设得这样美好，甚至比现在更加美好才对。我一边感慨着，一边望着小岭的顶部，在那过去敌人筑碉堡的地方，盖有几间瓦房，现在已成为这幸福果园的办公室了。我慢慢的向那里走去。

办公室的周围种有各种花木，环境非常幽静。一个梳着发辮的姑娘，正在左边猪圈旁喂猪，一群杂色的小肥猪，摇动着小尾巴围着食槽吱呀乱叫。姑娘拿着一根长柄大铁勺子，从大缸里舀出猪饲料，倒进食槽里。小猪争先恐后的挤上去，把嘴伸向猪槽，叱叱的吃起来。我走上前去，看看这个舀猪饲料的工具，并不是一般用的铁勺，它原来是一个安了一根长柄的破旧的日本鬼子的钢盔。看！我们沂蒙山区的人民，多有气魄，过去他们和自己的部队，在这里消灭敌人。现在，这件从战斗中缴获下来的战利品——日本法西斯的头盔，在姑娘手中竟当作喂猪的工具了。

我在东岭上待了好久。这里的一切，都使我不能平静，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两个多钟头，天已傍晚，我慢慢的向岭下走去。当我以告别的眼色，向西望去的时候，我又被夕阳下的沂蒙山的景色惊住了。

在西边深红和绛紫色的天幕下，起伏的沂蒙山峦，象披上淡红色的轻纱。滚滚奔流的沂河水面上，闪着琥珀的光彩，河西岸青嫩、茁壮的苗禾，象撒上了一层薄薄的红粉，眼前是一幅

多么壮丽的沂蒙山区的迷人景色啊！

我怀着急切的心情准备在今晚赶完要办的事情，决定明天就到沂蒙山里去，去探望一下在极度危急的情况下救助过我的房东张大娘，去看看舍己救同志的区委武書記，还有那个带着我們和掩护部队失掉連絡的二三百人，从星罗棋布的敌据点間安全突围的向导老孙同志。

一想到这些人，我的情感就又沸騰起来。当天晚上，我把工作作完，想早点躺下休息，准备早起出发。可是躺下后，我想起了这些久所渴望，急于想見的人們，他們亲切而熟悉的面影，他們崇高而勇敢的行动，一幕幕的在我腦际出現，使我好久不能入睡。

二 風雪之夜

第二天我搭公共汽車到沂蒙山里去。

汽車过了沂河大桥，在河西岸較為平坦的田野上奔馳了不久，就进入了一条漫长的山峪。公路两旁是陡峭的高山，山脚下是层层梯田；路的左下方是一条小河，流水在乱石縫里奔騰着。在行进中，小河始終伴随着我們，行駛的汽車的囁囁声和流水的淙淙声，交織成一組欢乐的进行曲。

汽車里旅客很拥挤，天气又热。在一般情况下，处在这种場合，我一定感到发悶，甚至要揭开胸衣的鈕扣，揮动着扇子，才觉得輕快些。可是，現在完全不是这样，我渾身感到振

奋，从心的深处发出一种难以形容的轻松和愉快。我不但不觉得拥挤，我看看身边的每个山区旅客的面容，都感到亲切和可爱。窗外的沂蒙山的景色在吸引着我，看着周围的一切，是多么熟悉啊！我睁大了眼睛贪婪的望着车窗外渐渐往后退去的山景，连一条小河，一个山沟，一条羊肠小道也不放过。

看，这条小山道，我们在反“扫荡”时走过。那是个漆黑的夜晚，我们手拉手的摸索着从这里上山，一翻过那条山梁，就进入遍长马尾松的深山沟里去了。看，这条在乱石间奔流的小河，在战争年月的战斗空隙里，我们曾在河边欢乐的歌唱，洗澡和洗过军衣。每当战斗到来的时候，我们在激烈的枪声中，又几度跋涉过这条山间小河啊！看，我又被座落在一条小山沟里的山村吸引住，这个山村的名字我忘记了，可是我在这庄上住过。我一眼就看到那爬满石墙的眉豆蔓，心形的绿叶把石墙整个给复盖了，一串串紫色的，白色的小花在阳光里盛开，在微风里颤动。葫芦藤带着肥大的叶子沿着石墙攀上草屋顶，把拳头大的、表皮还有一层白嫩毛的果实，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安放在屋顶的茅草上；农家院子里有个木桩搭起的凉棚，上顶整个被芭蕉扇一样的大方瓜叶遮住，瓶形的方瓜从凉棚的空隙里一个个垂下来，在空中摇摆着。这一切景物，对我这久离山区的人看来，是多么亲切啊！这些景物，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我一闭上眼睛，它就浮现在我的脑子里，因为在艰苦的战斗年月，我在这景物中生活过，它对我太熟悉了。现在看起来，怎能不使我心动呢？

一看到我曾经住过的山村，我就想到那些热情接待过自己

的老房东。在游击战争时期，我們每天和敌人轉山头，今天住山前，明天住山后，山区村庄沒住过的就很少。这样一来我認識的老房东也很多了。这些房东待我都很好，可是对我印象最深的要算是現在要去探望的张大娘了。她住在赤石崗南面一条山峪里。汽車再过两站，我就下車，因为从那里到老大娘家里只有十多里山路。

汽車在这崎嶇的山路上吃力的爬行，馬达的嗡嗡声听起来也特別沉重。在这沉重的汽車行进的嗡嗡声中，我想着即将見到的张大娘，回忆起烽火連天的战争年月里和张大娘的一段难忘的战斗生活。

那时的张大娘有五十多了，細高个儿，身上虽然穿着粗布衣服，甚至打着补丁，可是倒挺干淨。她头上一一年四季都蒙着一块黑头巾，她稍微有点消瘦的脸上，經常有着笑容，每当她看到我們的时候，都显得那么慈祥。我从来沒見過她对誰发过脾气，她待我象自己的孩子一样。

記得当我住在张大娘家里的时候，天不亮，我就听到窗前有节奏的脚步声，和呼呼的石磨的旋轉声。我知道这是张大娘和她的女儿在推煎餅糊了，我就馬上穿起衣服，来帮大娘推磨。我們还替大娘挑水，垫猪栏。一切家里的活我們都搶着帮她干。而大娘呢？經常拿些好吃的东西来給我們吃，如煮熟的熟地瓜呀，炒花生啊，新烙的又脆又香的煎餅啊。当时我們部队的生活很苦，平时吃糠咽菜，看到这些东西，当然覺得很好吃。可是我們的紀律是不允許吃老百姓的东西的，因此我們总是推讓着不吃，这可把老大娘急坏了。要是你不吃她送来的东

西，她可真的要生气了，没有办法，我們只得把东西留下，想以后再送给她。可是张大娘早看透这一点了。她守在我们身边，要看着我們把东西吃下去。直到我們把她送来的东西，都送进肚里以后，张大娘脸上才布满了笑容。

我們要走了。张大娘总是送出庄去，拉着我的手含着泪水說：“早点再回来呀！可不要你大娘老盼着！”我們已走很远了，大娘还站在那里望着我們。

一遇到附近有战斗了。随着激烈的枪声，张大娘的心就跳个不停。她坐立不安，飯也吃不下去了。常常暗暗的为我们的安全祈祷。直到我們又来了，她的一颗悬挂着我們的心，才落下来。老人来到我們每个人的面前，都亲热的撫摸一陣，一边撫摸着，一边說：

“我的好孩子，可又見到你們了！”

那是1941年的冬天，五万多鬼子，对沂蒙山南部进行疯狂的“扫蕩”，这也是抗战以来敌人对这个地区最残酷的一次大“扫蕩”。这次“扫蕩”，敌人用的是“鉄壁合围”和“拉网”战术。在方圆一百多里的山区內，敌人控制了所有的山头、道路和村庄。就是說敌人分布的密度象网，包围的紧度象鉄壁一样，企图一鼓将我軍消灭。当然，这次反“扫蕩”我們的伤亡是很大的，可是敌人并没有达到預定的恶毒企图。

这时候，我正带着一个工作队，在紫荆关附近作备战和群众工作，我們正处在敌人包围的核心。敌人的包围圈漸漸的縮小，最后敌人向我們住的山村围攻上来了。我們就在稠密的枪声里突围。我們工作队有十五六个人，只有三四支枪。和大批

的敌人顶着打是不行的，我們就冲出庄去，在密集的敌人的追击中，我們冲上一座小山；小山被敌人占领了，我們又被山顶的敌人压下来。我就带着工作队从山半腰向东插去，山右侧是一条通紫荆关的大道，敌人的大队正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我們抽了一个空隙，就冲下山坡，奔向大道，向东边的大山冲上去。

当时我認为这条大道可能是敌人封锁包围的边界，一冲过这条路，就出了包围圈到达安全地带了。这时候，我們翻越过了一座小山，又跑过了大路两旁的两个山坡，同志們虽然都很疲劳了，汗水順着脸颊直往下流，棉袄也湿透了，两条腿累得象两根木棍似的迈不开脚步，可是我还是鼓励大家坚持往山上爬。大家帮着身体弱的同志揹背包，繼續上山。这个大山頂上有一块很大的石头，我指着那块石头說：“到那里就好了，我們在石头下边休息！”

我們在艰难的爬山过程中，虽然最后摆脱了敌人，可是敌人还用火力追击着我們。敌人的机枪从后边的山坡上直向我們扫射，由于距离远，并没有打着我們。我走过一个小軟枣林，树上的軟枣已經发黑熟透了。一陣机枪子弹扫过来，被扫断的长滿果实的軟枣枝，嘩啦啦落了一地。我当时真口渴得很，就弯腰撿起一枝，一边走，一边用嘴咬着那带点涩味的果实。

我們十几个人，拉了有半里路长，因为有些同志的确累得走不动了。走的虽然慢，可是我們还是迈着艰难的步伐，一步步向上爬。山頂大石头漸漸近了，我認为到了石头前边，滿可以痛快的休息一下了。我們剛在石头下边集攏着坐下来，想喘

息一会，突然有种音响使我抬起头来。我往石头上一看，一排步枪和机枪正支在上边，黑色的枪口伸向我们，我大叫“走！”话音刚一出口，一阵激烈的弹雨，向我们头上泼下来，紧接着成群的鬼子端着步枪，号叫着从石头两边，向我们冲来，我们一下被敌人压下了山坡。

在这里，我们亲爱的年青战友，有着红红的面庞，爱唱歌、喜欢写火热的诗句的小石牺牲了；聪明而活跃的小王被敌人抓去了；还有几个同志负伤或者在危急情况下跳崖跌伤了。

我在半山腰，把队伍又集合起来。这时，山上的敌人开始向山下追我们，山下的敌人又往山上搜索。为了摆脱敌人，我们分散的从半山腰，绕向山的背后，在一片乱石和红草丛里隐蔽起来。

这时，满山遍野的敌人，在搜捕我们。有的汉奸还到处叱呼着：“看见你了！快出来吧！”可是我们还是隐蔽在草丛里不动。因为我们只有两三支枪，除了敌人来到跟前，发现了我们，才和敌人搏斗外，这时是不应该公开暴露向众多的敌人硬干的。我们当时的任务，就是很好的隐蔽自己，巧妙的躲过敌人。安全的突出“铁壁合围”就是胜利。因此，我们在草丛中，悄悄的撕碎了文件，并把它埋藏起来，静等天黑了再突围。因为天一黑，敌人再稠密，我们也能借着夜色的掩护，利用着复杂的地形冲出去的。

天已过午了，分散的躺在红草丛里的我们，已经饿了。突围时本来每人都带着点干粮，可是在刚才石头下，遭到敌人突然袭击时，大都丢掉了。只有我和老鲁还有点点，大家都分吃

了。当时的心情是这样：一顿半顿不吃饭，还不打紧，主要是赶快天黑，到那时就好活动了，可以摸到熟悉的村庄去找点东西吃。我们心急的盼着太阳快些落山，瞪眼看着红草棵的细长影子的移动。它移动得多慢呀！心越急，越感到时间过得慢。

躺在草丛里，作点什么呢？什么事也没有，唯一的事就是警惕周围的动静。我的背倚在一块岩石上，隔着几株稀疏的红草，眼望着前边的山峪，简直象在“检阅”着敌人。

正前方大路上，敌人大队人马在往西走，右边是通紫荆关的路，也有成队的敌人行进；右边的山口上敌人重兵把守着，连珠般的机枪声不时从那边传来；我们头上边的山顶也驻有敌人，我们刚刚摆脱了他们转移下来；山脚下又有敌人的散兵在搜索着，汉奸不住的在瞎叫喊，想欺哄隐藏的人快出来。看到这四周的情况，我才感到我们并没有突出敌人的包围圈，我们还是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里边。

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隐蔽在这里不动，是安全正确的。如果一走动，暴露了目标，四下的敌人就向我们包围上来，到那时我们一个人也跑不了。我们所在的地形也很好，后边是个绝壁，上边的敌人下不来；我们前边几步远又是一个陡崖，敌人走到跟前也看不到我们。要看到我们，只有在几里外的远处山坡上才行，可是距离那么远，就是要看也看不清楚的，同时我们还有红草遮掩着呢！我们只有在这里等天黑，静等着太阳更快的向西移动。

红草的影子渐渐转向东边了，并慢慢的拉长了。太阳终于被我们一分一秒的盼下山了。暮靄籠罩着山巒，天空的星星亮